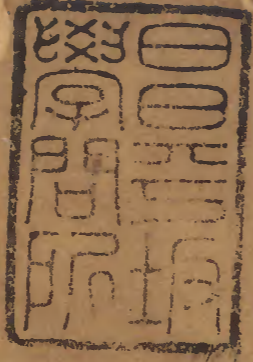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四十三



庫文閣内		漢書
一五四函	三七號	
七架	六四冊	

庫文閣内		漢書
三六函	三〇三號	
二三架	六四冊	類

(三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24)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書編卷之四十三

淺草文庫

天下各鎮各邊總叙

南昌後學章演本清甫編

大生者天地之德好生者帝王之心觀春夏時萬物區
 萌孕育長養條達生意芸芸洵可觀也及霜雪沍凍物
 各歸根復命于秋冬調非化工之生生不息哉知天地
 則知帝王矣是故自晉皇王本其好生之心視萬國一
 體四海一家浩浩乎統中夏外夷悉徧覆包涵之無外
 也然於中國黎庶制田里立學校正德厚生如保赤子
 其仁愛之也至矣迺於各鎮各邊則必宿重兵固垣堡

以峻內外出入之防以嚴控馭征伐之法豈驅逐外視
 之哉凡臣服賓貢莫不禮遇優容寇則撻伐之不爽順
 則防禦之必周使彼畏威懷惠正所以一視同仁各安
 其所也是不特北韃南倭山岡嘯聚各立總府都司以
 為之鎮壓或中原稍有險隘可虞即設衛所以潛消其
 不軌之謀聲靈赫濯孰非鼓天地肅殺之義以成其生
 息之仁哉當事者若徒以夷狄寇盜視之或喜功生事
 黷武開釁蓋亦不知朝廷建置之初意云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春秋謹華夷之辨正以大一統也故設險守國俾內而
 治而外威嚴聖帝明王率由此道我高皇帝驅逐胡
 元統一寰宇經邦畫野設官分職居中制外小大相維
 奚啻衆星拱北辰哉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建立四
 鎮後於薊州甘肅寧夏分布三鎮列聖相承又以山
 西巡撫統三關陝西巡撫統固原共爲九邊然又合薊
 遼合宣大合寧固莊肅爲三大總督沿邊屯聚兵馬修
 築墻堡設立烽堠所以防北虜者亦何備哉他如雲南
 兩廣南贛隕陽各設督府兩直隸十三省各設都司萬



全東昌等處各設行都司或於各郡邑險隘所在各設
一衛所并設兵備以統轄之要皆因其地方要害輕重故
屯兵多寡以扼其吭而撫其替耳若夫沿海自瓊州以
達遼東又各設衛所以扼其島嶼所以備南倭也近於
浙直亦建督府以總海防惟淮揚總府雖專司河漕而
歲集運軍數萬亦以豫爲臨清江淮之防焉此其建置
扼險據要棋布星列如臂指相使枝幹相承可謂極
密矣然自大寧失而薊州宣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太
同榆林不相聯如此而深爲萬全之謀也得乎哉至自
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

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
援之矣然相轄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網
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矧漕山東
可以實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此扼人
之憂或有不可忽者噫各邊鎮宿兵數萬歲給芻粟數
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旣殫竭矣當無警時做趙充國興
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
中間漁陽土谷雲中朔代以致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

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陸拾萬據大險以制諸侯
 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
 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
 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
 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
 總督于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

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都司洪武初設者中
重兵鎮之其地迭出

後山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

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
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

林今在定安府
綏德州北境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

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
 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
 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地形勢愈弱
 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
 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修
 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
 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牽連
所領各堡地方今

有統屬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
以習攻學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改各堡地方徒以老
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將帥假接伏以為奸夫精壯既
橫無復能為耕牧者矣

城矣又每假按伏為辭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
 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騷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
 將帥等官反以**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
避益多斤埃不立而勇敢未倡力賞不明而激勸每爽

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墩有墩有墩有墩有墩
 備禦設將領以總其權分遊擊以備調發重總以司機
 宜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愈肩此其故
 何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
 斤埃練士卒攬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時先自治者
 皆自為不可勝也以此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與今之
 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乘廢不為不
 可勝之筭而勤于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
 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不遑而况
 驅之使戰哉假令五路備禦各卒所分部于近邊要害
 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紀練
 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堡者烽火之緩急也今
 之遠斤埃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
 之勇過而掠之驅而殺之則必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

當其罪降謫戍遣而刑辱之若尚慘然人况以此逮罪
 也則舉戍堡之人巡撫之卒而建之堅城之中溝
 之間出入若罔聞之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偵
 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為無事矣夫羅
 人以法而不謂其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
 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捕焉惟
 勸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機
 非明與決亦徒焉耳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
 他條格甚備矣而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矜矜
 焉無所控訴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萬一獲紀錄
 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索需日益
 不足已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但加於下卒此之謂
 廢賞而失刑矣是故文法不密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
 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斤埃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
 之也邊事安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
 得而不廢乎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
 乃可為也其治蠻倭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

守望一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
未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成兵不毒民
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以上論按伏乃今日之弊耳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
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故擇要害之地選良
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
以數萬逐數千其筭不爲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
所爲俱被賊誘而覆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敵誘我我
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午
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
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
伏兵屯斬彼敢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
擡營往救賊返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
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塞之內盡爲蹂躪矣若
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
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
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則斂
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砲而

又潛來其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
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攻而
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墮相繼來者見我各
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爲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
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
法須先遠探候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復於
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
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
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
况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九邊總督分地駐兵

夷虜世爲中國患北虜尤甚自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
綏寧夏甘肅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山西鎮巡控偏
頭三關陝西鎮巡控固原共爲九邊而總督之設則巡
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
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我地東行
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
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
延寧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
之警西路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中東路往來于宣大近

薊遼則專防 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爲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
固原而九邊聯絡建師屯兵城守特重觀之地勢可察
也已 是故明於天地之故而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
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
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
去宣薊隔涉從此多事朵顏部落累肆侵噬漸不可長
雖然舊地之復未易議也若黃花鎮擁護

陵寢潮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滿難以守矣

宣府漢之上谷上水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形勢
既殊經畫宜備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脩浮圖
峪以嚴插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
原平行大寇屢至今五堡既經脩築高山聚落亦增戍
加舊矣若及其時申久廢之法補失額之糧革搶兌之
馬則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平定平遠長勝諸堡與春長
峪之脩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緩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
自徒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
窘議者謂青山隘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脩
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

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為
 虜衝近因前後大臣建議戶曹設官撫臣駐兵亦既得
 地利矣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
 守不惟得扼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亦常山蛇
 勢也耳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經制長策自
 古已難哈密藩籬陷於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

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
 綏竟不能復蓋在彼則喪亡殆盡而在我則勞費無資
 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
 臣之策是也增脩嘉峪關以為內外之防則輔臣之

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為要衝以
 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為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

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旣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
 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

可息肩也真知言哉夫天地之形勝略備於此矣然必
 明於防禦之策而後天地之勢可得而用也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寇也雖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
 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
 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
 延寧之地邊氓謀士未得高枕豈可任其去來而不求

其故哉

九邊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
餘無患焉曰何以爲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
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
成祖文皇帝又復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
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肆十萬視宋人備西
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陪從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
套之地皆爲所據自先大節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
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
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
虜氣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
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
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恃久每一大舉
曬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讐則懊悔無已是邊境
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心益歆豔而
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

以中國驅掠通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
爲狗鼠之計則久敵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
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
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
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
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議
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立選二曰
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益邊方巡撫責任

至重不同腹衷必有變通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
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
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
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卽有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
衆論攸同真才効用是爲慎巡撫之選夫軍人久蒞而
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
之巡撫甫至任而卽望遷官焉得其固志無固志焉得
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焉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

爲例非兩考者不選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
欲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以巡撫之任選甚矣
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
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衝每每令其束手是
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
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
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
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
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卽取掌臺部其矢機債事卽從
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未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
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
最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日求
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
須本將戰陣况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
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
句而摘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神武之威鉗英雄感慨之氣爲害非淺况鸞刀解牛豈
其適用急湏洗此頽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

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所弛之士克
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
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
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闕葺之內就使僥倖掛名
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
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
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
號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
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
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隸
隋人心阻遏賢路矣使得程工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
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
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
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少而云入寇
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
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
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

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鳴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金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九邊事宜具載靈寶許司馬圖論長沙魏職方圖考雖間有詳略同異其憂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大都同矣然此猶二十年前事其後虜日熾日繁我寢微寢折宣大堡寨殘壞無餘遼薊兵荒困詘轉甚漁陽以走集凋敝諸徼以入衛鉗胸延綏精銳全非故吾甘涼藩籬大破卷徹文武之畀授署置校曩者益又異矣其可憂蓋蓓蓓弗啻焉已至論所以救藥則在重巡撫將臣而重巡撫之道四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重將臣之道亦四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

玩而其極根要歸則曰根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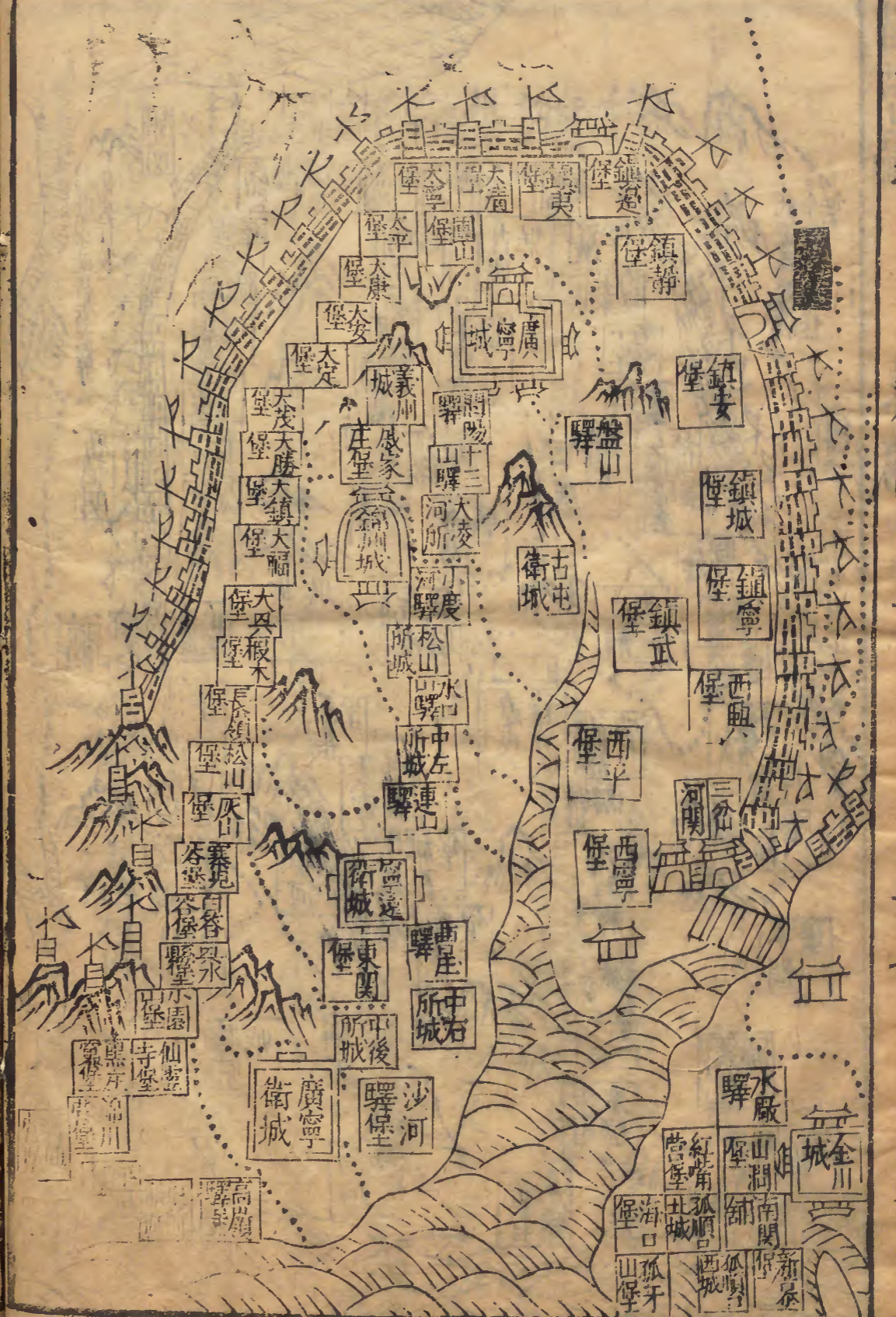
朝廷此其言若近而遠似迂而要余於愚忠疏草亦既詳言之矣傳曰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則猶或可及也否則病且膏肓矣其嚴乎其嚴乎

統論九邊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說重兵

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關府聯以總督其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掎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全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說擺兵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





此大寧都司舊城
今奈顏三衛夷人
住牧





自此以北故有兀良
罕一部于北部因隙
叛去至相坂

此一帶南北
崗嶺罕哈爾
填三部住牧
與兀顏為鄰







此大同
大遺廢

圖畫百續
卷四十三

此一帶以北
罕克一部兵
約五萬大營
九五

俺答部落

此東勝舊
北正統以
前德守之



榆林

此處中受
降城北建
自漢武

此漢朔方郡今
河套是也先是
北虜應都不阿
兒秃厮滿官喚
三部任牧
吉蒙四子長吉
能二十七姪衆
數萬任牧套中

此總制王瓚所築
花馬池帶新墻今
最為要害





此處時有突賊窺伺靖固





北虜邊防形勝

天下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
 之用何謂體地里險隘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事規
 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今夫輿地河
 北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為華夷之界陁嶺通中
 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曰塞成
 臯距飛狐趙涉割制七國則曰走藍田出武關亦所謂
 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
 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而都

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於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
智者爲謀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江都之禍已兆而高麗
之師尚陳漁陽之釁旣萌而南紹之兵亟喪古來東南
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爾乃若周之獫狁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遼金元則

武恣

荼毒以爲害中國之人奉將養兵閉關飭塞竭財力疲
奔走以事之強者僅勝弱者削壞譬之懸十鈞以朽索
而坐臥其下支撐稍弛則碎管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
爲謀也伐大原城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覆
宗周漢人之爲謀也始秦中實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

于主下斃魚羊食之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
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人之爲謀也
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輸歲幣割三鎮而南
渡而亡然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
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
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爲險阨資其險阨以爲戰守是固
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
都護或曰燕雲靈武則又以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其
緩急以爲應酬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強者僅勝
嗣而忽之弱者削壞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蓋

與古不同稍南於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
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
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
故卒不能爲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
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
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
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
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
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
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其肅之左臂伸

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
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
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
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構宜防
關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
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
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
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斤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
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

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大原則增忻
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
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
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
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幾輔震近年
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
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
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一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

之間失奉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

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

大城 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 京後以守

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人與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

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北虜形勢總說

聞欲申禦夷之策則必先明虜夷之情情之不得而徒
據其形則吾恐其勢僞形以誤我也而欲執之以定禦
之之術亦何怪乎其備於東而或出於西知其一事而

不知其又有一事也今夫馬之好馳也則勒之而已矣牛之能觸也則扼之而已矣達其怒以養虎搔其鷹以養瞋執情定術施之禽獸有固然者而况於禦莫強之虜乎故今之籌虜有曰強者有曰弱者有曰強弱之間者臣以爲皆非其情也夫強則誠強矣席久勝之力運數十萬之衆庚戌癸亥之間京師震動

世祖側席而其他零騎突寇攻城壞堡殺戮之慘有不勝論若是者不強而能之乎今無剝折之懲無內殘之難亦非有水旱疾疫爲之困而一旦以愛子之故甘於飽背而乞降諸酋入謁幾同編氓迺臣所親覩者故議以

之始所以舉朝未亮其心以爲有謀而不可許誠以無故而甘屈此其不近於人情故也夫覩其素而斷之爲強因其降而斷之爲弱而兵之實則未有能處於強弱之間三者俱一隅之論臣故曰皆非其情也何者以爲強則似爲不可鷹之猛獸然則將任其猖獗而不一圖之乎以爲弱者則似爲強弩之才勢然彼何所乏而至於此乎臣獨以爲彼挾強之資而有弱之漸卽其初之所以強而推其終之必弱則虜之情可得而我之所以爲備者固不當問其強與弱而皆不可廢也虜之先代在正德以前者無俟更論自吉囊俺荅兄弟以東虜

羈孤遯而崛起稱雄於漠北始但間掠尾刺黃毛西番
回夷諸衆以自飽志欲漸廣力足噬人乃肆其毒於九
邊延寧宣大蹂躪之慘殆無寧歲至三十一年吉囊既
歿俺荅獨肆而其患始專於迤東前後幾四十年生聚
齎藉華人教習土蠻東斂番夷西習雖今既老且分而
其部落一呼尚不下三十餘萬此非臣所謂挾強之資
者耶然臣竊料之彼之肆劫也上下馳騫於山谷之間
則馬力得無有斃乏者乎聚不數萬不入不入踰月不
歸方其聚也有齎有營其歸也有負有分得無有困而
不均者乎子壯而出居則彼此有相形之忌邊空而無
掠則徒手有相怨之言齒首雖強寧無不得志於此者
乎故以數十年雄長之志飛翔倦翼思爲退休即諸酋
雖咆哮思噬而主者則老而厭兵矣夫兵之所乘在氣
而所用在技方俺酋兄弟初奮於沙漠之間其心惟在
於一逞有歿而前無生而退進有所利退無所措與其
下爲一意倏氣颯蕩盡銳於爭鋒語曰一夫決十千人
廢射斷而後行者鬼神之所避也故能以數年之間叫
號跳擲獨長於諸夷而深入所叩無堅城其氣誠決
而其技誠精也惟夫天下之英雄爲能奮而起起而不
倦又惟天下之英雄爲能割其欲於口腹男女而專精

三十三

神以與人爭於刀頭馬足之間忘彼已之隔而合力以申其族屬不可犯之勢俺荅雖夷其在虜中固亦一豪也彼已自擇於屈伸之利休足於暮途稱臣而入貢則固已安心於泰矣而其子姪之間又皆少年號稱貴富藉父兄之舊而不出於自決之氣其勢將日與其下爲隔絕一受吾餌錦衣燕女其意志歡然已足且幸其筭之掠而不足以償也即時有他言臣亦其意聊以示武爾而其心豈誠有所怒耶鎧久而不用則繡衣襲足久而不騎則髀肉生夫古之習其技者非投石則又運甕及誠欲有所用之殺人之士一言之不合則艱然投袂而起扼人吭而絕之惟恐其不快比其入於刑而訣其妻子也則頽然靡矣俺奠之崛起乃艱然之日而今之酣暢而分解也則頽然者也臣故曰即其初之所以強而推終之必弱也夫方其用強三鎮之所以禦之者固已歛手不戰而委之無可奈何此在嘉靖中以爲當然所幸天悔其禍裔孫入柵乃斷自

廟謨以成今日之休養息肩而申中國之威然臣謂委其強也固爲已往之悔而不可追今當其有弱之漸也又何可不思爲長計而需其至耶臣察諸臣所以待虜六年之間頗得其權心而虜之深情亦粗可見於互市之

日即使久之其下萬一不能無小小執兢臣謂其罪人亦可以聞之於老酋而得而固不必以爲怪也故臣乞陛下時戒邊臣務爲包容長守此便毋以瑣細苛小氣槩之節求以勝之而使其不信即賞薄有增亦當與調兵客餉論多寡而不應惜數萬全之費使其熙然徂我而忘備然後我得以其暇而益脩戰而萬一狼昴不耀五夷並爭有如漢之呼韓故事得此之時我兵已強而彼則且侯鼻息於我而能制其命則或掖之或鬪之或出塞而殄之惟吾所欲而三鎮北門可以永安是今日之所以俯順之者乃以收他日之效譬之於鳴也而見鳥之伏於飛也而觀龍之蟄貴食其報也不欲使其見之有異而未忘所以爲備此即宋蘇轍所謂萬費數萬金之費而不能使人無疑我者詘也且萬一雄心頓起事變臨前我亦以晏安自廢力不足爲之輕重而使其飛揚決去以復相抗之故轍則豈非計之失而反爲虜所愚乎臣故曰欲申禦夷之法而必先於明虜之情

北虜考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

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
 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種曰蒙古曰秦赤烏曰塔
 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蕪併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
 世有之遁于沙漠傳脫古師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殺
 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至撒撒兒大山大
 敗之未樂間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
 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嘗遣使諭之不悛一車駕屢親
 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
 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
 子脫脫不花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尾刺也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
 境漠為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
 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
 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眾詔以兀良哈之
 地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
 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按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
 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廓大為中
 國害前此為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之
 五湖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

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
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爲敵國女直又奄中州
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有立之
而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機則
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自秦漢建都于關中洛
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燕蓋天子
自爲守也前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
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我

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
固重而要彼之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近所以思患
而預防之北漢唐宋宜加意焉

國朝虜患節略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于前宋涼蹴于後
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圍掩我將校皇子元傑
作鎮關封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南馳始
無虛日高皇帝垂訓後皇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
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師不還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
常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
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變

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後薄伐山戎而已正統
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林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
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管鼠
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嘩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刃駱馬被
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摧賴天之靈 景皇知
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鼎遙歸堯封如故虜亦
散亂叛殺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价驕凌稱
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誠之警虜遘呼韓
之際雖有寇掠亦能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
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墟
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調貪功刀筆因而舞文于城爲
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
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
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
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徃牒謂洪武末樂皆嘗
遣使穹廬至屢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
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候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
將耗鈍我將富強此計之得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

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脩已未庚申妖纏鼎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生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脩穰無策盜賊四起宗藩再變世宗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蠹茲醜虜曾何足慮或謂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為間牒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大原掠上黨窺平陽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細耳嗟呼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折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處國于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管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才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

北虜邊防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取河套為朔

方郡

按朔方郡卽赫達勃勃命呼千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
謂夏州是也蓋此地有城而赫達夏乃於此建
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
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州唐賜姓
李五代李仁福彞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
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
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旣雄因之以竊據欲墮
其戎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民于銀綏其州兵不
徙相聚置管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遷歿其子德明
歿寨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
居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中謂
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
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
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
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
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未樂初革去大寧
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未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
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
也方今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

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
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
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內地之擾
幸其素無深謀函往函來有護卽去似若無足爲意者
然患貴乎先防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
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于其所經行之路則
預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或謂置
爲城守則餽餉爲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蓋思赫連之
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其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
地饑五穀尤宜稻麥宜遣通識大臣躬蒞其地或于河
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
扼塞或沿河之壩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于萬人
然後行之可也

北魏中書監高閤表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
部放牧無抄掠之害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
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五也 按我朝
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大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
極于醫無閭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
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爲
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巒疊嶂

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
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關
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
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有大小邊大邊以謹斥候
小邊以嚴守備今城于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
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
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
步之地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謂今山後沿邊之地
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
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
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
亦無甚勞費者晉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爲期成
此千百年莫大之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河扼
其入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
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
河之地亦可以塹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
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
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

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震爲中城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漢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腴且宜牧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攻守二議終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又上和

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彼戎大舉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出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臣以爲三軍觀賊之隙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斃勢將潰歸則我懷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此春秋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住牧

今其爲營者五日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郎郎阿
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禦北虜議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
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可
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
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鬪耐
饑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成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
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困糧於我我裹糧而
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力不敵也
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鬪而爲騎陣賊無所不衝而我無
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幾不敵也賊既闖入邊境
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晉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
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
也賊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爲主而我顧爲
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
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
其事非鬪即獵其所習非騎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
焉不憂鬪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
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僻之是熟而望其能

應懲大憝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以至於鬪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慾易通而沈憊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閹焉而何以責之効力也爲虜間謀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予虜爲我烽候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爲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攻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有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偵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匱則至羸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疾中國之所以獲支吾而少息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爲匈奴突厥愚以爲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臣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衝虜介冑之士習

虜者曰不然虜鬪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即邊
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肉虜而
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
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爲皆非也愚非能抉攘首
曠起之秘起衛霍於九原而與之策也不過諸邊大夫
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重將權而
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姑請言其近
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爲守山西薊邊
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戰爲守者非必戰也
我棄小堡而併於大堡堡宿銳士栖餼糧擇帥以統之

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解甲者分屬諸驍
將以爲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
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謀以離其黨廣招誘以
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其遠平以守爲戰者非必守
也虜不入則堅墉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野以疲
其騎清野矣堅壁以防其攻堅壁矣設疑而誤其路路
疑矣嚴兵而尼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
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
者其說非徒調峻罰也賞故當先之夫古將兵而浚於
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

爲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
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
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國家於失律之
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者不及世
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爲人主精意於此如
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購虜首而又不愛通侯世爵
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璽
書毋使黑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僂社之令使天下
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
悉謀力而致之於敵也幾希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不求
財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
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所用之才未
盡真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爲則
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
其格而繩之愚以爲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
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
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帥之要非
不重也然陽示重而陰迫之輕爲之下者自一命而上
卽有與援拂息頓笑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入
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蓋有令下

而喜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_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年不爲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退賊務覈其情實而已

劄北虜在謀臣議

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管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

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冀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叅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歿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

其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衆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歟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啟釁撫之宜

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人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直謀臣者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不可禍怵信往迅邁飄飄乎若鷺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解隳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朶顏諸部恒出兵以撓剽疆不宜置之不問且

國家所以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

朝諭之禍福戒勿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若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

義兵乃解此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

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成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筭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庸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僥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覩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

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
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
安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
既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候之歸路谿之間阨塞
之處伏兵邀擊奪獲畜產即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
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
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
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懼禍求全故曰懦也且彼
既饋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饋也故選將恒
欲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爲
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
得良將則內有持始無憂制虜之術矣

城塞說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
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其肅寧夏緩也秦漢
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朝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
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
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

神京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
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

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為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為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盧舍未廢且北盧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為樂上而開平限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為我有且在

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真在宣大禍發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

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宣大計也而以其間暇太城 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劖則石劖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袤遍其下列保寨以為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天下之力以之而不煩費阻與遷都較重而不以勞煩輒也是則失時

可憾而揀時有要也然諸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
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
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
下人有也爲息虜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
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
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
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
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
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
守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
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
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薄計即如探虎穴轉商
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
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未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
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
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
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
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
之易于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
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入則有戰

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
詰邊圉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
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
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
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
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
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
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
症爲致沉疴乎謬也甚矣

乘塞說

入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
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後之有漸斯塞城矣而欲雖
猷軫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障隩之間不服怨不力
疲稱于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
歲年長子思惻惻慄慄于沙磧斤鹵之外不逃亡不隱
匿世嗣家繼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
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
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踐犬羊歟塞
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
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什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

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藉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充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而今謀不難審其易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嘗用其民而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思治覲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戍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後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漢其結怨天

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命下而哭鑿山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後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害切身 三駕之後休養者垂二百年湏之已久

自

天子以至度支凜凜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勞憂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鯨之汎水其役豈下于始皇方命受姪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

長城毀矣匈奴關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于
晉陽矣晁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
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
國乎邊塞去外國地甚遼邈水土又不服息也聞邊土
苦惡當徙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
置之荒墟而即責其扞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
實徙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養繼之以凶年其難
三也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
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盛警急有備塞
下殷富號爲樂土人多而若干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
募集必不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
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
有攜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况即募塞下人耕
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
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
是棄乘也更踐則習謫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
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兵若干歷
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
乘者就道朞月計數旬千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
廢乏形貌之凋瘵關心之懈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

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陴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棲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嗜餉恃之以固戒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逆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逼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于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爲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如引繩結之而不斷列堡如布碁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外去不三十里保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椿列櫪人有

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之纏繞之以一校則校爲一解步卒勤瞭望晝夜爲二番馬卒迺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于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迺踏迂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攜室者聽增養以半口比歸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以溫絮且移額廩旣留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慾而其甚趨者

利也。朞月不數旬千里有不願攜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廩以為資。有田以為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勝兵之急也。非無勝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樽節焉。已爾。乏勝兵清補焉。已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乏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廢守為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變守。拔邊兵于中土。拔乘塞于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饑。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錢為漢謀募遠道之人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易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乎天下之甫定則願息者容行之于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解行之于胡患之不數則遠廬者疑今其時也。而勤不為可謂智乎。

國朝城塞不始于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于近年。其乘之亦不始于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于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堦長塹城始也。始臺樓相去大疎壕塹亦填塞垣周于壕壕附于垣益近。

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年之盧
蕭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恒失夜警盧蕭不禦風寒
步山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
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
審機運軸不膠一隅而必共軸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
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
其繼也恃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旋
急噪莫能辦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忿於虜之入懼於後
之久惑於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福
禍相攻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

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即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墾
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易
明也外阻于高庸內限於重關久攻而暫入既入而虜
歸畿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瘡痍之
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剽掠之路
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
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成虜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
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
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拒下以逸待勞既不
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不相縱之人

而與之戰馳擊突刺于平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
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荆之間
是恃則宣大固在所略夫爲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
馬紫荆京師之內戶宣大 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
結髮從戰關南人之解任兵革徹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
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
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遏之于境上不若殲之于既破
夫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
人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
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爲患縱之

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超乘矣而能殲其破乎此三辯
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
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實
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俾乎
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宣大之堡
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
自解于民且使虜人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
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即破而食既食而
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啟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
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具器械諸旗鼓

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送迎衛所之雜
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
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為左矣
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
而中虛夫中外皆實晉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
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
外之虜帳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
腹裏且往來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
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算又為左矣此六辯也
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

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之名曰暗伏虜偶不以其
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真
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
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兵既有分裨馬兵亦有定
援前當勅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
倡為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
戰介冑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
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
衝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
裨既久玩愒乃生將校無効閱之勤行伍解鬪擊之志

忘戰一也始焉應後尚皆軍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解
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洵懼不能圖存自擾
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彼
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
習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入爲
伍伍必相親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解實之有塞高
二丈內外皆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今將臣
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自反其督責之政而欲歸罪于
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斤遍于山
木版築奪乎畝畝力三時而不懈後連歲而不休孰不

射洋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衝次城稍衝又次不衝下夫
後馬幣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
隣虎狼于枕席蹈鋒刃于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柝
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守長塹以結膚席又次
登陴逢秋乘焉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
城塞于工役之初興智也棄城塞于工役之已就則所
損者大危乘塞于擺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于秋禾之
被野則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內悉役塞下之民意外
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
獲而况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

邪全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
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乃不可乎然則今
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三一二者何
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支于下擊也夫塞之可乘
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
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鬪穴間勇者勝矣山
麓之塞遺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
牛僮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
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
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諜諜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
爲堯堯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
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
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
部悉已數丁受陴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
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規又何
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對簿
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
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
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將
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畫者又

不惑乎故欲塞之足據湏更久任之垣欲兵之番休湏
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湏正分俾之簿欲軍心之
不沮湏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申明者此
馬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之言而罷乘則所
謂虜之入懼于役之久惑避難而文罪者也

九邊總督駐劄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鄜州皆
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偏頭三關陝西
鎮巡控固原共爲九邊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

人事督於三關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一蓋北邊有戎

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尚書侍郎兼憲職日巡撫
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
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營地東行南
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
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
綏寧夏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
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度涼洮中東路則往來
於宣大

出塞伐北虜議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蹟之成敗而知兵之爲用也

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于通變者不可不察也夫前代之虜癘疥之疾也平城解暈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干虜庭居長維于宿衛不大為我讐也而我朝取天下於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受懼之竄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陽皆曰王保保必關之獸而我

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駕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先天下之計為萬世急其急也未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魚臺之款繼至脫脫之攻恒陳其時蓋凜凜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夫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虜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遠畜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敗也宣德以後絕策窮征輝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後之後以鎮兵為不能戰大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為不足險未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為不

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
被野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
騎入寇老弱不徒空幕野宿因事偵邏而我邊將出塞
劫營者有焉今虞盜馬矣夜關視矣虞劫營矣入寇必
徙避其老弱矣即有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
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虜計昧于未兆也
夫出塞與劫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雙管殺空幕近
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劫營虜冬春廬居散出孳牧不
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勦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老
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塞稍遠道里所殺皆其精

銳虜所至戚也又劫營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
日呂暘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
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
故曰我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
也嗟夫磧北苦塞水草所解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其
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必瘠過半降人曰凡冬
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歿中國馬不耐寒又聞鼻不
能以鼻入雪嚙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嚙草根僅活而
已然則于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馬嚙雪
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

持五百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為名調集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為名分遣間諜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指各有定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遊畜牧逸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馬之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林援不能為謀車營在前虜追擊不能為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寐之于累歲而

遠漢所謂孕重墮墮羅極苦之唐所謂通片猴千八百

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雙喜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縉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迫不在于韓嶽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賈南竄之後是有明證也 國制以出塞為生事撲殺為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盛之時虜邊將貪微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歿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為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熬焉又絕之貢矣虜歲

數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

聖天子至盱食矣志士裹馬革健而旋踵之秋也而拘

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

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為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

繡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為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

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縶而不為也而顧以生事啓釁

沮軍平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終始以和誤國

由宋人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和宋人不知

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可久也啓釁 國制所

禁也而今以啓釁夫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啓釁

則可已釁我不啓釁則虜常釁今人不以啓釁求不已

而以不起釁求已釁故釁卒不可已也或曰胡營

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

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

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也今虜雖數闕視然亦不能

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北虜款塞制御由我議

天子明聖方內輯和航浮索引之國日域月窟之民贄

方物稱外臣者以千百數乃北虜數號驕悍者今亦回

面舉踵稱臣款塞而請 命焉蓋古英君猛將所以駘

藉生靈殫身百戰而不能得者執事謂 聖德遠被非前代和議之比愚亦以為然也抑聞道路其言有兩端尚撫綏者則曰夫越裳南獻楛矢東來盛王之遠略也今外叛者已誅而內降者不聽猝有騷動其曲在我許之便核情僞者則曰夫頡利劫盟女直背約前事之殷鑒也夷虜之情叛服不常矧物力方虛既以養兵又以資虜是重困也勿許便夫此二說者愚以為無全是亦無全非何也今之虜勢益在冒頓呼韓之間非甚疆也非甚弱也疆不如冒頓即一旦渝盟棄好未足為中國大憂故特義勿許者逆詐之偏指非通論也弱不如呼

韓即一旦稽顙屈膝未可謂中國無事故持議許

應變之權宜非完策也今方鎮之臣與虜接境通譯一言能審知其嚮義果誠設約果信乎能屈晉受戎索無衆入爭市乎縣道續食及禮賓一接之外無他求乎民無姦闖出物乎如是則天子何惜階前尋丈之地使者盈尺之紙隔閼夷情狹小 皇化愚亦曰許之可也夫許之可也許之而遂弛吾中國之防不可也何者今虜雖內順而諸邊戍卒非減也司農藏錢要以日月銖兩責辭歲額不能省也近塞磽瘠之地又非能卒卒開種也而兵以益驕吏以益狎則天下之患豈不在虜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皆憂危之論老成之見也蓋昔者渾邪內附漢武議誅通市賈人而汲黯發憤進諫請收鹵胡人以賜從軍故事者家竟寧中單于上書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而即中侯應陳其十害蓋黯之激詞主於全護根本而應則為國家憂將然逆未形自古言和戎利害莫切於此今日之勢雖萬無收鹵降胡之理亦宜稍倣二臣之意撫安人民以內固其根本而嚴圻將臣以外脩守戰之具督屯募農鍛甲厲刃嚴圻遠候增墉浚濠使元氣不泄於賊芒河堤不潰於蟻穴倘可少紓執事之憂子

大抵戰守和三策也而守常居戰與和之中能守則可以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是三策歸之一策也許與勿許二說也而許之以迹不許之以心脩守戰於閒暇寓防禦於羈縻是二說歸之一說可也此愚前之所謂審盛衰疆弱之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勿追而蘇氏非之曰聖王於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不可得而來也今能使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則吾之力常有餘而許與不許不足論矣國家邊防之制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

海而又於甘肅之西封哈密以制西域大同之西表東
 勝以控河套遼陽之西關大寧以遏山戎國初之規
 畫備矣自兀良哈以義從而割大寧則畿輔之屏蔽始
 撤東勝以廣漠失備而北門之鎖鑰始疎哈密以土番
 侵據西域之藩籬始剖暨乎大同之大邊既失而內邊
 之內棄為王庭則門庭之寇深矣西番之求援甚切
 邊方之臣置而不應則肘腋之患生矣此其失也失地
 險也

北虜款塞宜益脩邊防議

嘉靖中北虜之推若俺答者率其結弟悍子以數十萬

騎牧於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共不入犯三輔則東
 遼西嚙晉又西而掠秦涼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者
 三十年矣天子為之北顧而興嗟至數四廢肝食乃
 隆慶中俺答不勝其孽稚之愛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
 中行翕侯於鼎俎之上谷蠡屠者而下解繻請命者數
 百人國家因其人而侯以封爵大小羈縻之然不為給
 祿食也以漢文之盛猶厯厯稱兄弟焉而我
 明若天之覆彼而日益尊彼不能講敵禮也漢供呼韓邪
 歲費四十四億而我市馬不過一二邑之租而已不為
 傾左藏也且納款之端在彼而不在我制款之權在我

而不在彼即魏絳楊雄所稱何啻焉或以為虜詐而款我非也虜不款我何以制之而彼故為詐且俺答誠老厭兵其孽稚誠感我之厚待而思效順夫焉得為詐也又調虜卒解媾輕竒關於互市之下而疾馳扣居庸鹵昌平緩急何以應之又非也夫虜將大舉必先厚集諸部祠帶林暴備瞭騎形見勢動而我故得先為備也大約中國因款而息肩而得專精於虜則可因款而息肩而遂忘虜則不可夫所謂專精者何也此薊鎮歲益省調各邊解接伏贏金錢當以萬計不可裒而積之近真

乎塩策屯政不可時舉乎冗卒不可汰而驍騎不可不練乎山海而西以至鴈門不可削夷而為險乎猶未也而虜酋計已毫且歿耳其貳者必黃臺吉而是孽孫故不變也其勢必內猜而不相容降人之在寘顏者因中行翁侯之縛而中恨且自疑也當其時有能兩勾奴其國而中度遼且為維州其降人乎是一大竒也然而不敢盡言也

穆皇即位俺酋以軼孫之故遂堅守臣塞之盟主上踐祚四年于茲歲貢名馬守市惟謹則豈惟列聖之所不能得之者見之將漢唐宋以來亦名惟款塞來朝而

未有若是之恭順者豈非我有以治之乎 執事詢其道之所在併別求制禦長策復何言夫鷹隼恒性饑則依人飽則颺去而圉人獵者獨能寵絡之不去以其維繫在我也豹善逸兕猶不可狎而擾人可令之入攔以能操能縱之耳虜性噬則吾摩之以使其馴習虜性輒則吾厲之以入於勒閑於其無稍假之以令其得所於其有稍抑之以塞其妄求時柔時剛不激不沮彼獨非人耶是故在上郡者逼鄰虜套近有打兒漢之稱黠然河套我受降城內地也彼竊伏其中其理原屈苟倖得

賜生全吾治之當無能逸朔方背名山而高洪流中多

畛騰胡騎時難獨騁朝那烏蘭相為接壤限以羣律阻以湊澎而又彈以雄兵偕之大道吾治之當無能逸酒泉張掖孤懸河外然仁祖北峙祁連南楫中繞滄洳重鎮內壓瀚海城頭群飲螿集不惟我防彼彼旦暮亦須望我吾治之當無能逸湟中國碣石諸番甲馬弓矢刀鋌與虜無貳然吾有茶馬以縻其心諸羗一日無茶不渴即歿古阿二酋時令繫頸引獼猴吾治之當無能逸疊州而南岷宕武都內武都氏為難馴吾御之者御轡原自未備既斷茶市又鈔刀貝通融增議稍厭其心吾治之當無能逸何若其機由我也吾識其機而推移旋

轉如弄丸千仞之上彼匪茹之心自消吾執其機而牢
絡羈鞶如掣電于九天之中彼狂宄之謀自斂苟得其
機豈惟秦以西雖兩粵八閩三吳執此以往可也

北虜貢市紀事

北虜為中國患自古記之世廟時有俺答者最為獯
獍逼犯我京邑攻屠我石州禍孔亟矣當是時也邊
警日至欲掇其亡矢遺鏃而不可得迨後天奪之鑒而
益其疾孽孫歸義於我遂請為藩臣通貢市焉此我國
家威德覃被遐荒度粵前代而其事弗傳之人人豈足

楊鴻烈哉余自結髮治博士語讀許進議九邊圖論既

然有志於封疆之事此年左官四塞分理馬政乃暇

檢閱署中故牘又以職事兩與互市兼得遍歷諸營保

關隘訪之宿將故老以知虜中始事之詳與夫國家

所以制虜安邊之畫隨處筆記懼其久而漉滅彙為一

帙每每載之奚囊以自隨丙戌春量移刑部偶與同里

饒伯宗氏談及邊事遂出以相質伯宗氏大加賞鑒謂

非漫語不可棄也乃略為讐校而梓之郡齋俺答者故

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

吉囊歿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打都兒台

吉曰筆寫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擁衆數萬居河西套

中舊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
 開平獨石外邊居長俺答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
 台吉住興和迤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
 而黑台吉歿其所生母胡媪者俺答以事殺之把那漢
 吉幼孤答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
 故阿力歌持其家柄焉其餘若打來孫兀喇兀良哈永
 邵卜俱稱小部落打來孫依套虜尾喇兀良哈永邵卜
 俱附俺答駐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土蠻
 者亦分爲四枝曰哆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銀台
 吉曰着力鬼台吉曰克鄧台吉衆十餘萬時肆侵掠

中國薊遼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
 三十萬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來橫
 行塞外歲有侵掠宣大苦之而吉能套虜犯陝西延寧
 鞏肅沿山一帶村城溪懸收保不及者往往多被圍困
 攻破之則焚粟米 掠子女奪金帛牛羊而去然無大
 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之遂謀深入二十九年
 大舉逼 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慶元年屠石州
 猖獗滋甚趙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
 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
 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

處之爲城廓官室之制升版築垣遂礪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革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荅此入棟折俺荅知天怒遂不敢居全警敏有略劉四勇力過人餘各有所長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險隘阨塞又得先驅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荅曰那頰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頰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

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頰莫若以此時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次者以萬計遂遁去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荅孫把漢那吉多漢那吉多智有口辯俺荅善之尤爲荅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有聘兀慎家取兔摺金的女未娶俺荅有外孫女卽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嶼兒都司俺荅通焉遂奪取之嶼兒都司恚甚將攻俺荅俺荅無以解卽

以那吉所聘取兔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
奪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
孫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
先禮讓而後刑殺乃者南倭寢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
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聞於俺
荅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
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營城外將
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荅孫也得罪吾祖來
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逢轉聞於督
府王公崇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爲市

五得而繫頸笞之矣遞人門者納馬以甲楯五百騎

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

館舍聽朝廷處分王公圖上便宜時新鄭高公拱在

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

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荅勒兵索取明白曉告許

其生還諭以禍福責令俺荅將叛升諸逆賊趙全等械

送京師以輸款誠然後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

老牛抵犢之思一以潛孤其鬼俚助虎之黨而先後直

指饒君武君姚君各列狀上兵部楊公博覆議授把

漢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荅乍失

那吉私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居
少子耶所遺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故逐之若不
往索必爲俘馘無疑矣俺荅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
那吉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脇以兵誠發
萬人臨城 中國將卒必出戰吾因據其城索之不旬
日而那吉出矣俺荅然其計率衆萬餘駐平虜城東時
冬寒草枯馬多羸斃虜衆咸怨指全等詈之又辛愛黃
台吉亦怨俺荅寵少妻溺幼子信任趙全輩疎其種類
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奇各勒兵嚴陣以待俺荅
憚不敢進駐收邊外亦不搶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鮑

崇德入虜營內鮑崇德謂俺荅曰汝意欲得汝孫乎曰
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荅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
曰我 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 內府金幣珠玉委
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爲吾茲來也爲汝謀得汝孫
耳 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杞上肉耳第汝孫以身
歸我制府不忍致之於地且請 朝命賜之官爵又給
衣廩卽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
械趙全等叛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於汝
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孰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
望欲何爲哉俺荅慙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

脩貢天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導我興
 兵使南北疲於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
 以易吾孫惟太師歿生之但我北地饑無釜衣無布帛
 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為生若得請於 天皇帝封我王
 爵鈐制諸夷永為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
 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徧雲中永邵卜以五千
 騎走威遠張兩翼進俺荅聞之下令麾之使退未至方
 公登城募敢歿士持所收俺荅令箭為俺荅語示使退
 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所犯王公乃具
 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上一時廷臣意見
 各殊有謂和我示弱者有謂互市啟釁者眾言籍籍
 知適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

穆宗皇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
 中國然後遣那吉為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荅素昵
 全等猶豫不忍遽執崇德曰 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
 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第納趙全那吉不得
 生還矣勿更復言一克哈屯聞之大詈俺荅曰汝終日
 只為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歿爭俺荅悟時張彥文
 已繫陽和周元飲藥歿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五奴柱
 襲捕眾賊二人故俺荅嬖倖自全等用事日見疎斥皆

所甘心焉遂詭召全等計事即帳中擒全與其弟趙龍
及李自聲劉四兒猛谷王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
凡八人面縛械繫令夷使打兒漢押送抵邊牆外十八
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進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
輩驗其狀無偽俱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於庭具
酒食晏之陳所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
其妻泣曰吾慕天朝教化故棄祖父母來歸 朝廷獨
柰忍棄我乎方公諭之曰 朝廷以汝祖父母思汝故
不忍相違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
祖忠盡以報朝廷毋負恩義即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
吉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從行者恐致之死因來
夷丁火赤刀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誓
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鑽刀示信後竟如所言諸
逆既入境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以編肄餘黎
迺不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顧釋本業而事妖
術以僥倖於必不可成之功背國臣虜導引內寇攻城
屠殺毒流生民 皇上聖德中興虜酋懾服故其孫慕
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殊許之生還遂使夷裔之衆未爲
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先一旦繫頸囹圄 臣等擇日械
送京師乞查 先朝典禮先行飲至獻馘廟社然後下

吏伏誅一時趨事臣工勞績似應叙錄詔下悉如議行
 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寇按
 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為文祭告郊廟戮之東市支
 解以狗 勅王公晉大司馬廕一子錦衣千戶方公少
 司馬廕一子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酌勳勩其諸
 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加賜爵賞有差 詔集朝臣
 詣闕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
 王公復上書其略曰漢宣帝時匈奴款塞入貢位諸侯
 王上至罷 敵中國財力以迎降虜備答疆悍狼肆於諸
 酋獨稱雄長况吉能把都兒黃公口吉嘗其第子雖土蠻
 與之肉勝亦託身老把都兒自結婚姻籍其聲授令專
 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人臣獨何惜而不為但必
 令其大會眾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
 聽各自為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於
 貢市之議 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蠻借以媚
 虜故其勢必招釁侮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
 感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懇豈昔日
 兩地為市費財玩敵之比哉虜若奉職通貢賜荅自有
 常數如其叛盟于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
 劉公應箕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

劉公應箕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

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驚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不可復合其合不合間不容髮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頃部議禁不與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縷縷可行議市場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在山西以水泉營每歲刻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硝磺黃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天甲胄使得與沿邊居民有無和易在

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梟巢兩相讐害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

下部議宗伯潘公晟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魯封忠

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在徃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

據疏上 制曰可 隆慶五年四月俺荅貢名馬三十

匹上御建極殿受之 遣使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

老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段帛衣服有差俺荅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

輦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 詔捕讞獄如趙全等

例是年秋套虜吉能亦願輸貢使人言於總軍少司馬

戴公才所白吾以俺荅為長專約束彼既脩貢 天皇

帝得市 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惟太

師矜之戴公為言於朝許其入貢開市酌延綏寧夏悉

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僚授指揮千百戶

爵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吉

能奉貢如俺荅事其後俺荅歿子黃台吉嗣黃台吉歿

子扯力艮台吉嗣各邊脩貢互市如初故東至四海皆

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

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燉臺咄望之卒漸撤去所

省振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後督撫諸臣及時脩邊險

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舉無廢墜獨東虜土蠻未

靖而 朝廷之所經略亦專事於遼之東西焉

皇帝勅封順義王俺荅都督同知二員把都兒即都力

哈俺荅親弟黃台吉俺荅長子指揮使一員把那漢吉俺荅孫黃台吉弟黑

台吉之子指揮同知十員賓免台吉把林台吉即野鄂不他

失即三娘以上俱俺扯力克即扯力長黃青把都兒

台吉昆都力白洪大黃台吉子永邵卜大成台吉委兀兒慎

着力免台吉俱俺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即打喇各

蒙古源流 卷四十一 三 八十四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即打喇各指揮僉事十九

員那木兒台吉波兒哈都台吉把都兒台吉只失哈不

害孫木兒哈不害哈木兒阿不害以上俱黃把都兒台

吉俺答已故第二子阿不害俺答已故第六子那那台吉

俺答伯哈不慎即來三元滿伍索台吉滿伍大台吉俱

都兒滿克寨台吉旭胡弄台吉俱俺答麥力良台吉差

力泡台吉克臭台吉克鄧台吉以上俱俺合羅氣把都

兒台吉永邵卜大成台吉第正千戶十九員阿力哥打兒漢台吉

俱俺答已故來賽台吉來洪大台吉俱青把都大成台

吉大安台吉阿拜俱哈不慎薛約箇台吉蠻根兒台吉

不騰杜台吉白慎台吉插漢教不慎台吉哈不慎台吉

俱把都隱克台吉即安克挨肆台吉即挨肆挨着兔台

吉俱末邵卜大成台吉子挨落台吉為六台阿不害着力兔委敬

阿拜哆囉土蠻把都副千戶十二員阿拜台吉克臭阿

不害滿克寨兄抽吃惡不慎台吉八耳谷台吉大成已

兒之唐五台吉哈囉阿不害俺答已故伯叔第五奴

谷把都兒台吉薛的哥台吉銀定把都兒台吉吃慎把

都兒台吉獨騰兒台吉滿根大台吉以上俱把都兒百

戶二員恰台吉打兒漢 皇帝勅封都督同知吉能計

授指揮千百戶等官四十九員指揮同知二員打兒漢

台吉銀定台吉指揮僉事二十八員把都兒黃台吉炒
 忽兒台吉反言赤台吉隱布台吉北把什台吉賓兔台
 吉着力兔台吉打正台吉或收氣黃台吉丑氣把都兒
 台吉炒哭兒台吉赤青黃台吉白馬台吉青把都兒台
 吉那木大台吉秃退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朵兒計台
 吉莊禿賴阿不害温禿兒阿不害土昧阿不害明安阿
 不害虎禿禿阿不害圪塔阿不害卑不利阿不害威正
 哈把不能阿害拓不能赤哈打哈拓不能正千戶十三
 員卜失兔阿不害虎禿禿阿不害那木太阿不害碑馬
 兔阿不害打喇客漢阿不害克太阿不害苦素阿不害
 折答答阿不害脫計阿不害阿着兔阿不害蒲克索阿
 不害折答阿不害沙計阿不害百戶六員計大把都兒
 拓不能阿賽拓不能要什罵拓不能哈屯拓不能把都
 兒拓不能那木的利拓不能

附牧市答問

牧人方牧于野所見驪黃牝牡嚼草飲水各適其性之
 自然牧人無所事事於是偃息乎毛穎之林游覽乎子
 墨之園有市賈者將趨市過而問焉蓋聞受人之牛
 者求牧與芻牧馬亦猶是也今子誦言不輟馬之
 子知之乎牧人曰吾惡乎知之市賈曰夫越人視秦之

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以其不相關也吾子所職者牧所司者馬而肥瘠不以知得無廢厥事而虛人之直乎吾懼子之速官謗矣牧人曰不然吾方慮吾馬之無所用之而不憂其瘠也子獨不聞乎 國家威德遠邁唐虞北虜貢市歲以為常今牧之邊圉者紛若雲錦即有肥瘠譬則江湖之濱渤海之島曾不知其乘鴈隻鳧之多寡豈能一一而計度之哉市賈曰北虜貢市以來十五六年于茲矣 中國所費財物不下數十百萬竊聞所市之馬率款段不堪乘載子盛稱貢市然則貢市可益於我哉牧人曰子誠市賈也計市利耳烏睹

國家之大計吾試為子言之 國家建都北平切

隣身自為守自正終已已以來世有虜患然亦隨發

隨撲隨滅所以制禦之者有定畫矣 世廟時有虜酋俺

荅者最為獯獍而又有叛賊趙全輩為之羽翼橫行塞

外時肆侵掠甚者逼犯我京邑殘毀我石州禍至烈矣

當是時也不愛萬金封侯之賞搆得賊首而其心焉然

卒無應者豈非以虜酋首燭之熾而逆賊憑藉之固耶

亦莫如之何矣隆慶庚午天厭禍亂老酋姪酬以逞而

孽孫歸義於我大臣在疆場者乘機制便因厚遇之遂

與為市得諸逆賊即戮於東市以正典刑然後以封爵

羈縻酋長貢市至今不絕雖數歲以來不無市本撫賞之費較之客兵擺邊纜什一耳况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又以暇日增脩戰守之具使國家頓釋西顧之憂而以全力制東虜此古之謀臣策士所為日夜深慮而不可幾焉者也又奚計財之小費與馬之不足為用耶賈曰誠如是也能保百年無事而兵革可盡弛乎牧人曰烏乎可烏乎可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不能必其久而不相背日中為市有司治之細人較銖兩之利而爭鬪起焉况夷狄犬羊無父子兄弟之親而非有司所能治相與從事於交易爭利之場變或起於倉卒

而國勢遂敗於斯須是未可知也豈足恃哉以今觀於市事覺有三而所可慮者亦有三焉各鎮市易雖有常數而戎心無厭求增撫賞漸不可長稍裁抑之輒出不遜語其為釁隙一也所得幣貨皆歸之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為日已久萬一竊發酋長恐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彼虜之常態其為釁隙二也往者防秋警報沿邊士卒所得行糧賞不可勝計而今皆無之月支糧料又有椿朋加減將領措克餘者幾何饑寒所逼欲其無為奸邪難矣其為釁隙三也在晉夷狄能為中國患而中國未嘗不為夷狄擾彼來殺掠人民我亦常得晉功

彼來劫奪財物我亦搗巢趕馬利害大略相當自貢市以來邊境雖寧彼有歲歲之入曾無毛髮之損安知其不包藏禍心養力以俟時乎是曰養寇一可慮也逆賊趙全輩叛入虜地爲虜鄉導後遂不可制此往事之殷鑒也今也欲示招携之意故弛內外之防虜酋帳中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走邊通事夷人卽拔升之類皆得入戎鎮城窺我帑藏城中奸狡之徒利其財者寧無與虜交結而爲之腹心者乎是曰啟寇二可慮也虜雖款貢猶射獵爲生其剛心猛氣未耗也沿邊將卒苟偷燕雀處堂之安不顧一旦棟焚之患聞戰陣殺

伐之事則皆掩耳縮首而不願聽其茂才異等往往從文學取青紫矣與之從事於砲鼓矢石之間將安用之是曰玩虜三可慮也積三釁隙而有三可慮者存將憂在眉睫矣奚俟百年市賈曰人情狃於久安而明者易慮事機伏於未露而智者先圖貢市之不保其終端已見矣曷若早與之絕以市本之資構良馬以撫賞之費厚士卒利猶在中國也而顧以之肥夷狄不亦左乎牧人曰羽翮未備者不可以高飛舟車未具者不可以遠適在我無必勝之策而橫挑強胡是養鬪鷄者虛僑而恃氣耳盍姑待之而陰圖之吾聞當俺酋乞封通貢雖

感吾不殺其孫之恩實由陳折於九楹之居衆喪於石
 州之後彼固知天意之不與故耳况今老酋黃台吉歿
 亡相繼東西兩哨彼此相仇黃毛叛去追及吐蕃之地
 互有殺傷呻吟方未起而扯力良新立人心未附决不
 敢遽爾塞盟第恐數年之後犬馬肥充不忘決嚙而吾
 桑土綢繆正當汲汲然在今日耳請言其略夫中國制
 禦夷狄惟戰與守今邊防八事如脩關隘練兵馬無非
 爲戰守計而吾則以爲關隘誠脩未可與守兵馬誠練
 未可與戰非臆說也吾嘗適市見虜酋與我卒其相
 村藝不甚相遠然而勇怯之不敵者何以故今有一人
 搏一人飲酒食肉結束襟帶盛氣而來其一人左袒

藍纒存立不定將望之而怯走耳豈敢與之左撐右支
 决勝負哉今之邊卒與虜酋無以異此其不敵宜矣兵
 志曰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
 死則夫厚其衣廩寬其刃作未戰養其氣此第一義也
 至於臨陣合刃猶有說焉夷狄之兇獷譬則虎也子不
 見刺虎者乎善刺虎者以巧不以力左持楯右持刃直
 前犯虎虎一怒則避之再怒則逃之三怒而來入其腹
 砍其足而虎仆矣又不見驅虎者乎童子牧羊見虎方
 捕羊不知虎之能食人也持杖往逐之虎且棄羊遠遁

童子奪羊而歸矣大抵我兵與虜人戰我兵畏死而虜人決死虜人所以決死不過怒心貪心之使然耳今欲與虜戰當其怒心勿遽犯之吾姑柔之使怯當其貪心勿遽挫之吾姑飽之使逃明哨探謹烽火避其實而搗其虛委之財而擊其惰為約曰虜驅羊馬歸而能還其歸路者即以其所驅予之此李牧守鴈門之故智在善一用之何如耳若恃目前為長久安寧之術將驕卒惰威額漸增鄙人簡陋誠不知其所終矣市賈讚曰始吾以子不知馬之肥瘠而今而後知子之明於料敵若燭照款計而龜卜矣言既訖市賈攜市牧人策馬而去

濕防總論

今天下仰賴

天子聖神戎羗即叙莫不交臂受事屈膝稱臣疆場障蔽之間卉服列塗夷歌成韻羽檄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於長城既十有餘年矣頃者順義物故黃酋 請嗣稟凜奉約束如初豈不謂胡越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然古今籌邊者眾矣大都古慮在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聰聽無聲明睹無形未雨而桑未病而艾慮在遠者也耽處堂之安忘徙薪之戒取效眉睫不問肩背慮在

近者也不爲鳴鏑控弦而張不爲熄烽寢燧而弛無恃
不來吾有以待其來慮在我者也虜喜亦喜虜曠亦曠
有事皇然若失無事晏然若忘有事又復如是慮在敵
者也此相去遠矣不啻膏肓夫歛市以來封疆之臣譚
利文學之臣譚害譚利者曰曩也弓矢今也釜鋪環九
塞而管之幾若完室不歛市能乎利一偃兵休卒少壯
老靡各有攸處費用不擾利二邊以內居者如堵行者
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鹿耕者如雲舉砂磧而桑穀若
內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不運不振器久而不
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肢慄者能幾害一虜貪索
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前功而爲戎首與之
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內帑則剝軍膏害二藉口和款縱
橫出入不爲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將不
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愚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
全害軍不習戰是練之而已孰與數戰之害虜欲無厭
是節之而已孰與徵調費之害出入不爲限是禁之而
已孰與久結難連兵之害其大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
乎執事者慮之是矣夫利害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虜
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于虜虜藉其鄉導以爲我害
於此撫賞於彼鹵掠百相負也百相欺也其機變械飾

不一日矣遼左三百鄰虜四時被侵莫不曰土蠻而非
 一土蠻而非土蠻能自作孽也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
 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駸駸
 熾矣晉患自拔并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為之雖天
 誘戎心倏而歸我遙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
 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日大酋驅西
 番胥聽詔約自我張款稱勦而豐州所遺部落移帳遠
 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兔貪松山火上套虜超忽把兒各
 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至蘭靖中
 有礦洞扒沙者又且為遺人矣此豈可不為寒心也

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

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入上郡
 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為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
 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羗月氏自是遠徙漠北稽顙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
 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而匈奴頓弱若此
 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也建元中羗寇金城隴
 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部郡皆有降羗數為小吏黠人所
 見侵奪故致反叛去蠻夷寇亂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
 尉護羗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

使羗衆得爲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
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
敗宜蕩軼簡易寬其小過夫不急叛羗急降羗而後從
之欲羗爲我用亦使不得沒於南而爲蠻用也夫今者
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土蠻引東虜且爲西國爲南
羗板升扒沙爲中國趙信丙鬼超忽等爲蠻寇我屬畜
且爲涼州降羗而當事者泄泄焉叛者無以服也合者
無以離也携者無以懷也何哉慮請得臆筴之三衛我
當劉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險况狡悍雖深而藩籬
尚在惟我邊塞有隙焉猶稱外斥或猶以虜情輸我也

毋涉他族寔逼處此以自徼其藩籬也至其鼠竊他境
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
其叛者也土蠻負其衆遮求貢市每弄兵要挾而速把
亥王杲餘孽懷憤圖報此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
聽諸夷小市以携其黨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蹠林者悉
兵剿之弗使得志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
者也丙鬼超忽既西利水草又貪羗衆而吾復優撫之
是彼一舉而得三利也不惟新徙松山者忘歸而延寧
套虜亦且驚利而西甘肅益不支矣當酌議撫處亟脩
邊備揚兵聲討張疑設間復曉示蕃種使招致西行涼

番之虜盡歸其毳幙母使番虜相結是所謂懷其攜者也
也拔升扒沙寧無父母妻子之願而從夷而夷久無反
心第曰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也而我且困之以土
木重之以煩令腹削之以懲斂令人人囂焉喪其樂土
之心將內之民不能保而欲守空令以散逆黨譬持拳
石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當悉計以懷狹者也執事
又以黃酋一請封而求待之之說夫九塞諸虜順義爲
椎自宣雲抵其涼穹廬萬里東足以聲畏土速西足以
號召俺把今幸且物故而不以此時大紛之非得計也
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據

兵以衛第令儼然而王必且併諸部役盡屬爲一家是
虜勢本離而我強之使合也今惟按虜俗令諸子漸長
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
下且暮少婦爭拔升必內變叢生自顧不給方求援
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
之大離其合而服叛之謀懷携之策惟我之所欲爲也
又奚患哉

總論九邊時宜

國家自胡虜欵關入晝數載以來西北無一矢之警何
其偉也雖東虜跳梁而時發時滅譬之怒臂當車耳無

慮者然智者識未萌所以爲有備無患者安可以不講哉
薊州與京都最近而黃花鎮邊人謂之後門日者本
兵逃亡而河間等衛之戍空多無實是故戍卒當增也
而關外閒地可盡募爲兵者也鎮城自山海關西迤居
庸白洋若鞏華城延袤千里恃三衛爲藩籬故永平密
雲昌平懷隆皆設兵備豈無見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
爲枝官乎今遵化即陽撫臣皆復矣此安可不復也遼
東自刺酋授馘而士卒之困疲已極今阿台雖挫而仰
逞二奴其勢方盛夫二奴者與阿台相爲唇齒者也議
剿者豈不早有見哉但虎兒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

相爲嫌而二奴地形參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更
二奴一去則彼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
存屬夷之爲便也阿台在開元潘陽之間其志豈逞于
虎兒罕哉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除則仰逞不足慮
矣宣府山川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
馬營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葛谷
白洋若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
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
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治上連開平大路下連橫嶺
兒又爲要地然則補長谷城鎮邊臣之募軍重浮圖峪

插箭嶺之防守雷茂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
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容已乎萬全爲京師要塞若守
玻璃谷以衛開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則萬全勢重京
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爲難守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
水口等處皆虜犯朔應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皆虜
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相近虜纔出
套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不可不復蓋內爲藩屏且
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若募
軍分任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
台吉在宣大之間新威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捨力良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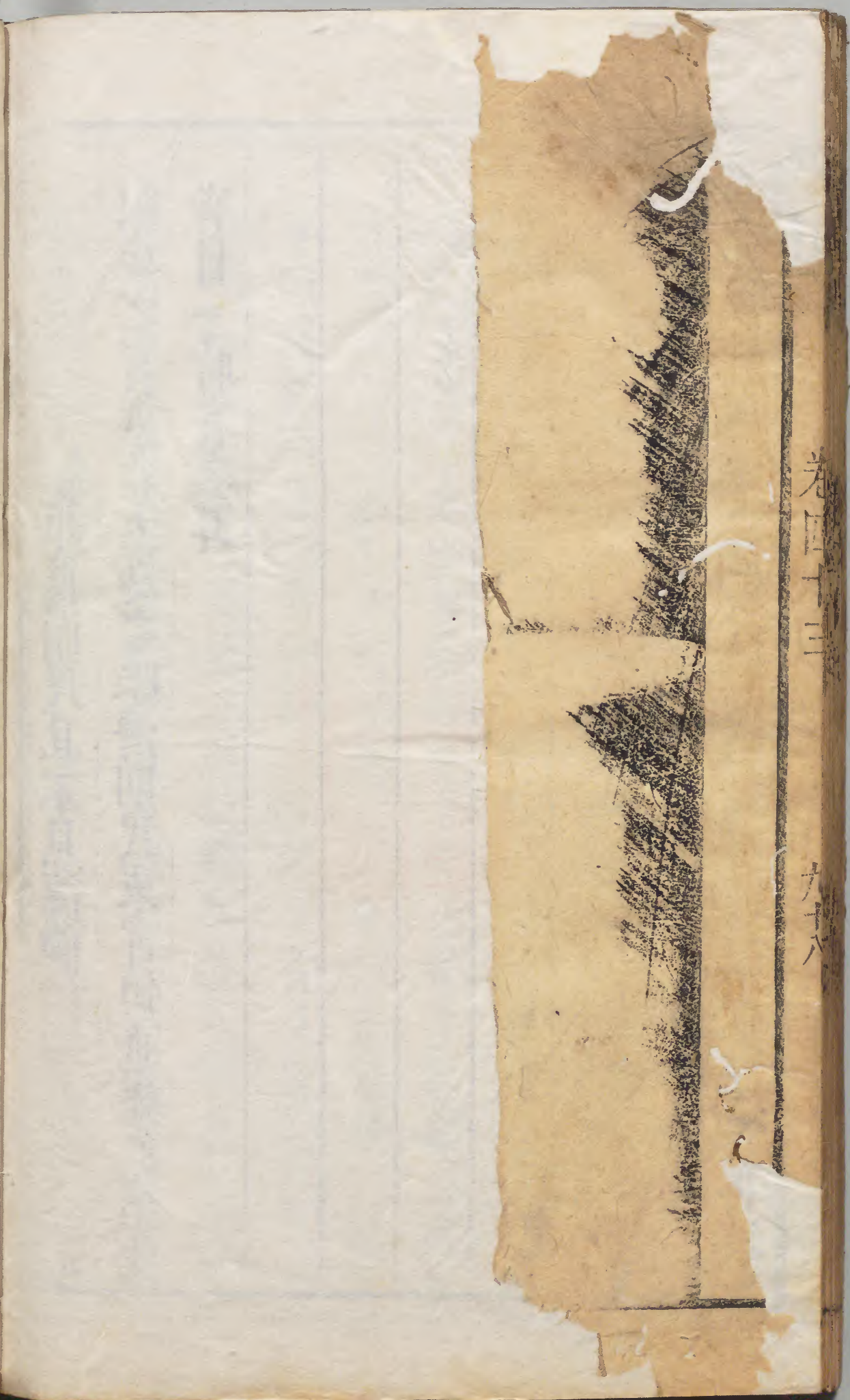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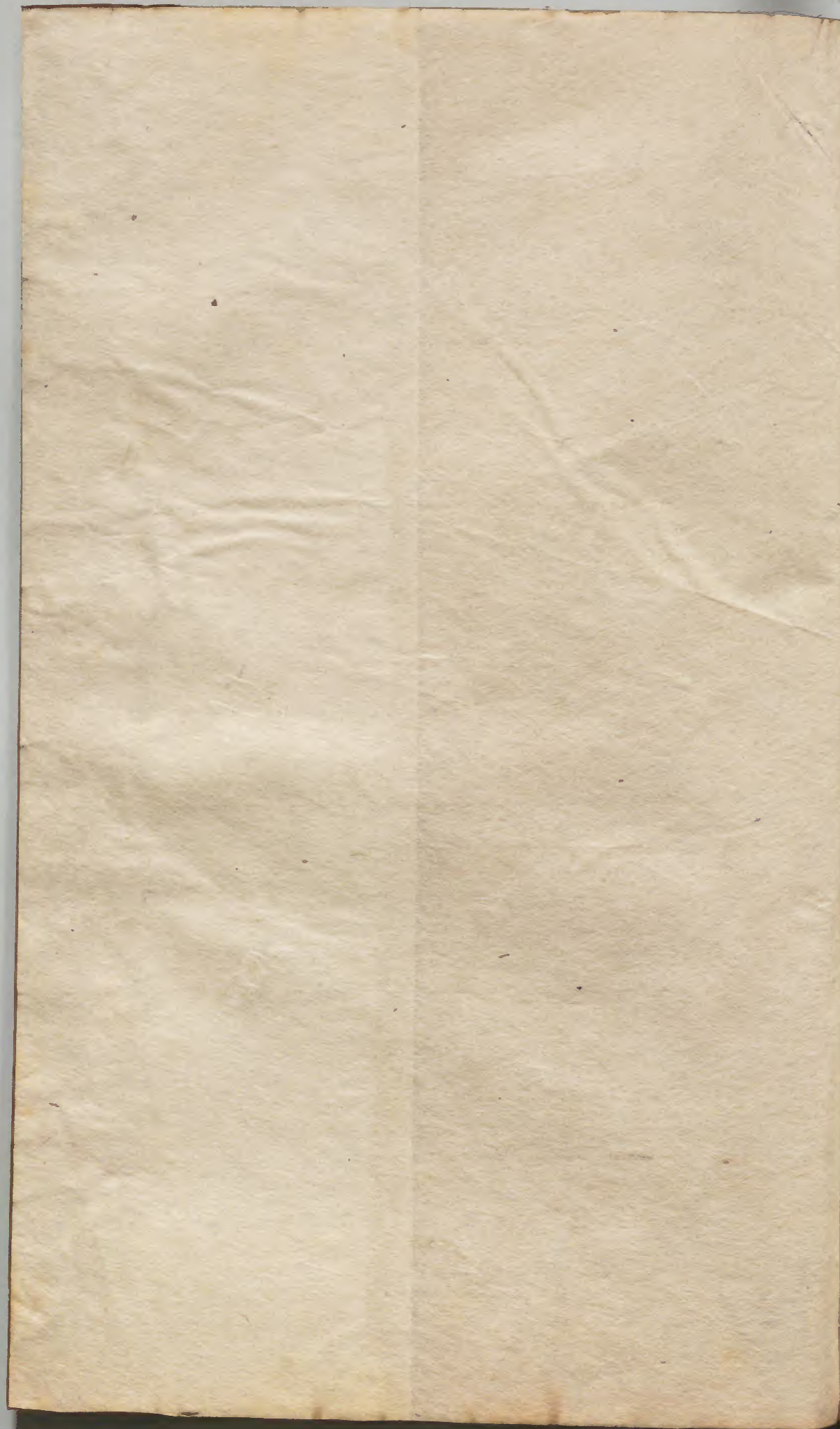
有信中外咸服今拔升之地此二酋者分據而有之
夫板升者其始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
衰憊而捨酋驍勇絕人亟今不爲之處則拔升終爲晉
之禍府矣甘肅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邇者達虜
把反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遂欲請發銀
壹萬與火落赤每年爲一小市待春和草茂方令移旃
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旣攜載而歸矣其肯去乎况東套
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刺耳今則阿害他卜浪打刺失
卜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反言乞乃木火兩兔青把都
綽力諸酋出沒茫浪涼未間可不亟爲之逐乎榆林兩

路最爲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與寧夏相爲唇齒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擇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興等營又鐵柱泉一路盡建屯堡三百里之間使旗幟相望刀斗相聞東援寧夏西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號爲易守乃今則有不可不爲之處者何也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爲災生民憔悴雖發銀數十萬然不過抵補起運民糧及邊鎮軍糧耳夫民方逃移蔽野決踵曳裾悵悵焉莫知之又煩其徵令嚴其敲朴將何以充擔石而供公家之賦哉當其時有縱發帑銀鉅萬而民且不見德倘欲邊鄙小民沾朝廷之實惠非大爲之賑濟則民未可知也雖然第此皆自一時言之耳

內閣
軍機處
印

卷之四十三終

四十三終



卷四十三

九十八

